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歐陽修撰集卷一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金　持

　　集部四

歐陽修撰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案歐陽修撰集七卷宋歐陽澈撰澈字德明崇仁人靖康間嘗應詔上三書極論時政言多切直建炎初復徒步走行在伏闕上書請誅黄潛善汪伯彥為潛善所誣與陳東俱論死後高宗悔之追贈祕閣修撰事蹟

具宋史忠義傳紹興二十六年吴沆次澈所
作詩為飄然集三卷併為作序至嘉定甲申
會稽胡衍又取其所上三書並序而刻之釐
為六卷元季板燬於兵明永樂丙申澈十世
孫永康縣丞齊重刋之金華唐光祖跋稱其
書編為三卷詩文事蹟為四卷當時陳東所
同上之書亦為掇拾無所失墜並取附為一
卷合為八卷所稱贊府士莊甫即齊字也而

永樂丁酉崇仁知縣王克義序乃稱齋錄前後奏議次繼飄然集分為六卷與光祖跋不同葢詞有詳略實即一本萬歷甲寅澈二十世孫鉞再新其板吴道南為序此本即從鉞刻傳寫而闕第八卷陳東之書然東已有别集單行可不必附録于此今亦仍從此本定為七卷焉乾隆四十四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歐陽修撰集原序

予為兒時閒德明歐陽公日記數千言落筆便有可觀雖坐客十輩隨事泛應捷若發機意其胸奇氣逸必有異於人者比於其弟國平家得其遺文一編大抵咳唾揮斥之餘十百不存一二讀之飄然皆有不羣之思迹其盛氣憤蓄如萬鈞强弩引滿向敵雖未能保其必中勢必一發而後已稽諸前人抑太白之流乎白遇明皇妃子之間逸氣少舒故得以文配杜而為一代詞人公遭

靖康横決之變忘身拯溺不暇規行故得以忠配陳而為中朝義士皆不世才也至所存緩急之殊宜所造淺深之異趣以此易彼後世必有能辨之者予姑取其文之近似而可喜得古律詩詞書語八十有七次而編之名曰飄然集觀者得此亦足想公為人矣公諱潡派自廬陵郡世家崇仁西者死於京師時年三十一追贈朝奉郎祕閣修撰事詳國史自公以忠言没天下痛惜迨今不衰思其人猶及於甘棠况於其文於是環溪吳沆為之

序蓋紹興二十六年也

夫子有言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又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嗚呼人稟天地之靈則與生俱生者直而已矣反之而縮養之而無害浩然之氣無所往而不自得焉至其疾邪忿世殺身成仁謂非同歸一揆不可也世道有隆汙風俗有振靡惟天地之正氣未嘗不流通於人心於是可以見天地之心矣崇觀政宣以來直氣衰絶馴至靖康而陳歐二君奮焉而興今

觀其策所願行者皆天下之共欲也所願去者皆天下之共惡也夫然後知直氣之在天地間故未始衰且絶也其幸而祥風慶雲充塞宇宙其不幸而嚴霜凍雹摧拉草木抑亦偶其所逢而於元氣之初果何尤哉二君之生雖罹酷濫於誤國之奸臣二君之死旋被褒榮於悔過之聖主名節凜凜又將與天地相為終始矣陳君言論風旨調攝當時傳於故府足以不朽歐陽君慷慨激烈孤讜豪邁而其遺文獨未概見余來佐郡實君之

鄉得其靖康所上三書及詩文百餘首輯爲一編釐爲六卷刻而布之俾與陳君並駕齊驅以不辜中興俗命之詔蓋聞南都之禍陳君從容區處泰若平日人或以爲二君優劣之辨嗟夫陳君處六館知朝廷之政詳故其言雖深切而皆中時務伏闕紛紜分死久矣歐陽君僻在江右起於疎賤不勝忠憤故其言尤峭直而容有未審忽攖斧鉞不能歸葬尚忍以優劣議其昔張許固守睢陽以蔽江淮厥功茂矣兩家子弟猶不相知由今觀

之巡信忠矣遠將不得為忠臣乎論二君者盍有質於斯旹嘉定甲申歲重午日會稽胡衍序

士生天地間而能與之並立為三才者惟其至貴至靈禀四端備萬善存忠君孝親之道愛民澤物之德也苟為不然生無為于時死無聞于後焉足取哉宋祕閣修撰公徽文忠公之雲孫也靖康間憫國勢陵遲夷狄跋扈處于草茅之中三上萬言奏議其言皆忠君愛國之膏粱經邦理亂之藥石惜乎天不祚宋擯不見行沒不

全首可勝歎哉厥後追封勑語有通階美職不足為恩官子壻賜食田真所謂生有為而死有聞矣公平生所作詩詞曰飄然集冲澹俊逸抑揚頓挫有唐人氣味非留連光景者也十世孫永康丞齊録公前後奏議次繼飄然集分為六卷重鋟諸梓以廣其傳可謂不忘厥祖矣吁修撰公盡忠于君永康丞致孝于祖忠孝相繼果何道而致然哉葢亦本于文忠公之餘澤也文忠公四世而修撰公繼之修撰十世而永康丞繼之永康之後

繼之者又不知幾百世也忠孝相傳綿綿不絕余詎得不為歐陽氏賀哉遂為之序時永樂十五年歲在丁酉夏六月朔賜進士出身文林郎撫州府崇仁縣知縣古瓊王克義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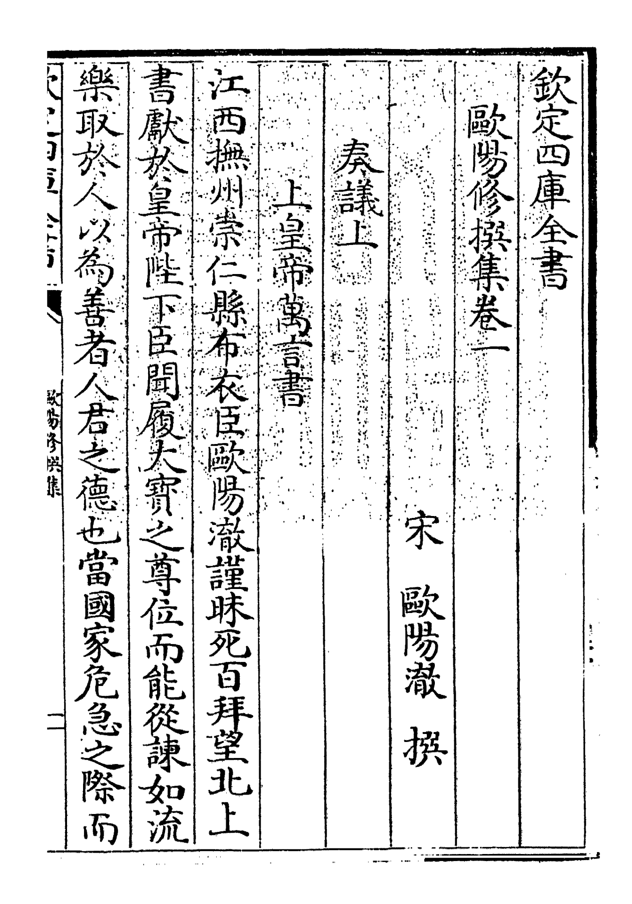
嘗觀世之氣運代有升降迺賢人君子之道數所為耿耿不磨者真振古如玆顧世亂識忠臣至于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此猶析圭儋爵迫于義命之無解無逃若夫躬耕畎畝名不登于天朝分無關于憂國獨感時憤激

以急君父之難以軫宗社之計不難觸犯權姦竟以言死如我邑之歐陽德明公者茲其忠烈可與守土守官之臣同日而語哉公丰神秀持志宇軒昂葢自弱冠之時固已博極羣書隱然負匡時之志宋室不綱遵時養晦屬金人大舉應詔上書州將為選有力者肩三巨軸以往直赴行在且欲口伐金人請以子女為質亡論所上三十餘事皆井井石畫即如下親征之詔未且擅動陽與之和陰掩其不備此雖良平智計無能踰此柰其

中多忤權姦黃潛善竟以禍中遂與陳少陽東同日棄市已而建炎南渡旰食八年乃晉贈祕閣修撰官其弟衡子飛黃堦黃怙君其母羅氏夫人賜田十頃以贍祭養今讀其制詞若曰使爾澈不得為良臣猶得為忠臣如天下後世將謂朕何此朕八年于茲一食三歎而不能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為恩聊藉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云爾三復斯語意當時公之正氣作山河而壯本朝游魂為變亦必返于天庭告于上帝不然以高宗之昏柔

其始也孰奪其鑿其終也又孰牖其衷哉且其時氣運雖當陽九之厄而所稱道數猶然未盡許公翰時在政府以不與聞其事亟請罷位以去更為哀詞以章之李公猷贖公屍而葬之已而追卹進呈則趙公鼎奏劄則韓公世忠草制則王公居正已又胡公衍為公刻飄然之集周公必大為公紀遺事范公應鈴為祠公于學中則雖有亡而有不亡者存故去之三百餘年有十世孫曰齊者以貢薦大廷手寫其萬言書上之于文皇帝之

朝今有念世孫曰鉞者與其子仕獨力成公之集盖鉞能好徳敦誼為里閈所推重仕能割股療母為臺使者所奬固其天性不失為忠烈之後亦以公能令孝子慈孫食忠烈之報綿綿延延無紀極也屬刻成仕以弁端敦請余方有内閣之召控辭具疏未暇濡毫第思公而不得見讀公集如見其人栩栩心神兖若公之對晤而命余以言也于是乎序時皇明萬厯四十二年甲寅歳正月同邑後學吴道南拜撰



歐陽修撰集卷一

宋 歐陽澈 撰

奏議上

上皇帝萬言書

江西撫州崇仁縣布衣臣歐陽澈謹昧死百拜望北上書獻於皇帝陛下臣聞履大寳之尊位而能從諫如流樂取於人以為善者人君之德也當國家危急之際而

能奮不顧身敢為人所難者人臣之義也忘布衣之賤而盡忠竭節以干斧鉞之誅者知死有輕于鴻毛也臣伏覩太上皇禪位之初金人渝盟犯我京城太學諸生忠義奮發伏闕上書首建誅六賊之議姦臣怙勢妬賢嫉能欲塞言路以寘之死諸生惶惶股慄性命垂於虎口頼陛下剛明果斷速降詔㫖嚴行止絶遣中使宣諭脫諸生於死地尋後諸生敷奏朝廷得失兼上用賢之請伏闕上書於再於三陛下俯加容察斷知外侮憑陵

元元被害王師敗績國勢不振者皆緣六賊姦謀誤我

上皇於是悉正典刑以謝天下黜白時中等而不用復

李綱而相之臣以是知陛下非特能聽又能行正所謂

從諫如流樂取於人以為善而備人君之德者也臣伏

讀正月一日聖詔許士庶實封直言得失臣又知陛下

卓然能以堯舜為己任欲開言者之路以來天下之策

欲卻敵人之侮以安天下之勢正忠臣義士赤心事上

之秋凡紀綱法度有不利於時不便於民者恨不知耳

知而不言豈不負明天子勤求之意哉臣比者恭讀聖詔曰敵勢未已動起兵端必欲割我土地殘我人民覆我宗社忠臣孝子自當體國念家人自為戰臣讀至此不覺涕泗交頤重念我宋隆興四方無虞人物滋富自古未有倫擬一旦為金人侵侮攻陷井邑蠧害良民凡厥士庶豈不寒心臣恨無傑出之勇鼓行而前倡天下慕義之徒使或願持一戟或願操一戈擣其巢穴復其河北措京城於奠枕之安也臣曉夜以思蒙被國家教

育為日滋久雖不能奮股肱之力而從事於鋒鏑之下然謀猷籌畫或有可採未必不能立尺寸功以報國家平昔之恩於是博採於古參酌方今利害之大者條陳十策以獻朝廷皆保邦御俗之方安邊禦敵之術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臣雖狂斐然上以應天子求言之詔下以攄寒士報國之誠非敢自謂其策之可用亦庶幾所謂當國家危急之際能奮不顧身敢為人所難者也臣生三十年矣幼失所怙猥紹箕裘

之業願以忠孝自立而臣有子可繼先人嗣故臣每覽前史見忠臣義士奮身報國者未嘗不掩卷浩歎恨不能希其蹤臣今日適丁國家多難敢以草茅書生妄議朝廷得失臣故知干犯天威罪必無赦然臣所以甘心於此者實願以一身而安天下也臣故曰知死有輕於鴻毛者此也臣以芻蕘之言上瀆冕旒之聽伏願陛下留神省察無以萬乘之尊而驕之無以一介之微而忽之則天下幸甚臣聞三代而下帝祚綿遠莫如漢唐然

當其内外之患未夷蜂屯蟻聚攻城破邑兵端四起師出無功則為之君者曷嘗坐視其困苦蓋亦躬行之矣天錫勇智絶類離倫神戈一揮無不從順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固將褫魂破膽望風慴服若漢高祖伐陳豨於邯鄲唐太宗敗建德於虎牢以至高麗賊亂親駕六師一舉而遼東平凡此之類皆欲出於塗炭故決策親征奮張天威遐耀神武遣將出師仗義問罪所至克捷而後戎心沮喪恐懼遠遁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蹂幽

薊北鄙之境殆無寧歲至景德元年舉國來侵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當是時京師之地危於累卵真宗皇帝憂勤日加夜分不寐晝計無所從判朝廷大臣持禄保位動為身謀居於江南者勸上幸金陵居於西蜀者勸上幸成都曽無為社稷計者惟宰相冦凖鯁峭不回奮忠義心以破羣議獨以親征為獻天子可其奏於是鋭然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敵既震動殺其驍將順國王達蘭敵懼遂請和於時萬一非天子乾剛決斷用冦

準計必不能成其功古語有之曰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正此之謂也臣為陛下今日計莫若以虎符起天下之兵而決策親征殲夷醜類絕其根本使無遺類則國威復振而後患不作矣臣竊觀陛下即位之初金人南下勢吞中國其勢可謂迫矣當時大臣亦有勸上他幸者然賴陛下聰明不惑羣議斷自聖志下詔親征敵人聞風而心破兵戈未接敵已退師深自悔過此雖宗廟之靈社稷之福然親征之詔不下未

必爾也澶淵之役既驗之於前而此尤可以為近證臣區區所以不避罪責敢以親征為獻伏願陛下奮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畧命將帥遣戍役而必行之天下幸甚然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奠而後發發必中矣萬一陛下聽臣之計則親征未可輕動必也以富國為先而選將練兵次之葢兵家之策當先為不可勝以俟其必勝要之得人為用則何施不可借使富國強兵內無動揺民安如故有如大夫種之能轉輸供餽外無勞民擾攘之

役有如范蠡之知臨機果斷折衝千里有如周瑜之勇度長慮遠收功於必成有如趙充國之守嚴細柳之軍有如周亞夫者奔項羽之營有如樊噲者孜孜奉國知無不為有如房玄齡者兼資文武出將入相有如李靖者則雖愚夫愚婦亦知其可以必勝矣方今朝廷之上士庶之間不無其人在陛下擢而用之夫以中國全盛之富甲兵之衆加之得人以任將帥之職親征以挫敵人之威則掃蕩絶滅可指日而待也此臣願獻陛下一

策也臣又聞禦戎之術以戰勝為上割地講和皆其下策臣聞朝廷為金人所迫有議割地講和者臣深為陛下不取也以臣管見為今日計莫若遣詞命之使陽與之講和虛為之割地俟其有怠心乃掩其不備會諸道精兵以殲滅之此萬全之策昔田横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若非酈生先説齊王使為漢而稱藩及罷歷下兵守戰備日與之縱酒則韓信雖有百萬之師未能以歳月破也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

請舉國內附太宗遣唐儉慰撫之李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敵必自安若以萬騎齎糧而襲之必得所欲公謹謂上已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共督兵疾進於是擒之當時使韓信李靖惜酈生之烹憐唐儉之死小有所不忍則必不能成大功也臣今日之計正合於此伏願陛下無為猶豫而不決也臣復為陳祖宗守土之艱難使陛下讀之寒心則尺寸之地不可與人羣臣以割地為請

陛下必不輕允也臣聞昔者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歴中聚重兵壓境遣其臣蕭英等來聘仁宗皇帝命宰相擇報聘者時敵情不可測羣臣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富弼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乃以弼為接伴英等入境弼開懷與語不以疎遠待之英等亦不復隱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

者告弼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便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為館伴不許割地而許歲增幣且命弼報聘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契丹抗辭不屈既陳利害而說之復宣皇帝之命以威之敵人感悟遂欲求婚然亦終為弼善詞以却之不過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復其後累年契丹君臣守其約而不敢敗者雖本於祖宗德化之所感然亦富弼之功也嗚呼使地而可割則祖宗之朝已割之矣如其不可割而

羣臣勸陛下為此計者得無愧於富弼歟又況朝廷之根本正在於河北河北之要害又在於三關四鎮割三關四鎮而與之則自河以北皆非我有河北之地陛下既不得而有之其能久都大梁乎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掛於籍者號八百萬而衣食之給一毫皆取足於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於農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其所以都大梁以據天下之衝要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

且不贍今若割河北之地則陛下未免遷都長安長安之地左殽函右隴蜀襟憑終南太華之山縈帶涇渭洪河之水其地利守而不利於運漕將何以給天下之兵共矧夫太原一郡控扼二國之咽喉今棄太原則下瞰長安纔數百里陛下其能久都長安乎大梁長安既不可都又將遷之金陵則自北而南非帝者所居而又邊患未寧國本搖動安知無姦雄窺伺金陵者共臣以是知割地之請特可紓目前之患非萬世長久之策陛下

當介如石之不變也臣又聞昔之所是今或為非前之所用後或棄之乃所以趨時而應變故孟子亦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在漢文帝之時固嘗與單于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之民而議和親矣至我國家澶淵之戰敵人請和諸將皆欲以精兵會界河上而殲之敵懼求哀既切真宗皇帝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敵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累年則講和之術非不善臣輒敢以為不可者時不同故也何則敵人情性無常下臣下

驕徒視中國之勢强弱如何而已在祖宗之朝國威素震四鄰慴服而不敢猖獗故與之講和則守約而不違前日國勢委靡邊隙創開武久不講士氣墮怯敵人所以深入既而與之講和徒費金帛億萬適以資敵師退未踰數月兵端又復蠭起臣以是知講和反墮敵計中也且如前日金人敗北种師道請以精兵臨河滅其餘黨儒臣介僻堅執祖宗故事而不許殲戮故有今日之禍宜乎种師道飲恨而死也國家若實與之講和則

外示怯弱內費金幣盟血未乾臣必知敵人又乘勢而攻矣孰若用臣之策使敵反墮我計中也伏願陛下採孟子用權之說旹破金人反間之機謀下令召四方之兵使奉詞進征揚威絕漠深入而後已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者此也若謂用臣之計則失大國之信者又未足以語權變也昔者孔子許陽貨仕而終不仕與蒲人盟不適衛而終適衛則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變

所適彼既渝盟而屢來伐我邊屯吏士褫袂切齒皆欲踐其庭而空其閭我以機而滅之固其宜也況以小事大畏天者也以大事小樂天者也彼不能畏天而事我反肆志憑陵而自開瑕釁則天亦討其有罪矣夫復何疑此臣願獻陛下二策也臣又聞西戎之患大於金人祖宗之朝羌人入寇固嘗彌年而不能解一方今金人南下殘害滋甚西戎雖安堵未動然外夷驕橫之性敢肆凌侮苟有以挫其威則餘黨驚散去不復顧徙有

譊譊之聲終無啞人之凶儻無以挫之則羣起而為人害矣臣以是知西戎雖未動亦當預為之防無使二國合併為患則難於支吾也且如今年春頼天之靈俾敵悔過而效順朔方無虞天下同慶其後朝廷若能會兵要地控扼邊陲奮張國威以震敵人則禍不萌於今日矣揚雄曰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夫宅於山者必設陷穽以防猛獸之為害宅於都者必峻墻仞以防穿窬之為盜此鄙夫野人之所共

知也況西戎自慶寧犯境以來雖絕夏人賜予熙河蘭會轉輸飛輓之費一歲至四百餘萬則其費可謂厚矣帶甲荷戈者不可以數計朝夕引頸舉踵伺我中國之便以恣其殘暴肆其姦雄者殆有甚於猛獸穿窬也太平之時尚當為之備況金人已為患於中國安可不早為之計無使滋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圖況於勁敵乎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彼怯勇小大之勢不同非蚤正以待之猶且不能勝況二

國動欲與中國抗衡耶為今之計者莫若明詔守土之臣使嚴為之備而又專委兵馬司使修車馬備器械以圖患於未然則西戎不能入境矣此臣願獻陛下三策也臣又聞天下之大猶人身外域者股肱也中國者腹心也股肱之疾既作於外腹心之疾復攻於内則不問人之肥瘠其亡也可立而待矣昔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於是遣將軍蒙恬築萬里長城以防

胡人自謂關中之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而不知禍起於蕭墻之内一旦陳涉以甕牖繩樞之子無萬乘之尊無疆土之大身非王公大臣名族之後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智陶朱倚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振起阡陌之内奮臂一呼天下響應山東豪傑於是並起而亡秦矣臣以是知腹心之疾尤甚於股肱也國家治平日久冗食游手之徒觸處有之敗軍亡卒流離散徙者紛如也日則博奕飲酒於市夜則結而為盜賊椎牛

發塚於墟落之間非禮非義無不為也萬一有豪傑者為之倡嘯聚山林刼掠閭里驅迫良民以至擅名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縱横自肆而不可制則為腹心之患亦不淺矣頃者方寇竊發血流通衢江浙井邑多為煨燼兵拏不觧所費巨萬始能致其頭於闕下誠可為後來鑑也况今兵戈四起安知無方寇之流欲乘隙而作亂者耶以臣觀之守令得人此無足慮蓋州得一賢刺史則千里蒙其庇縣得一賢令尹則百里受其賜德

化足以格人心威風足以挫强冦鉏姦雄猾號霹靂手則頑民悍俗亦且惶懼恐伏逡巡銷縮而莫敢動矣臣聞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犯乃能使下今縣令既衆不能皆賢但州得二千石能自重其威權以使下則雖有黄巾赤眉無足畏也故尹賞之治長安使吏民雜舉輕薄少年惡子鮮衣凶服持兵刃者悉籍記之一旦收捕納之虎穴中由是盜賊頓止張敞之治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斬捕除罪吏追

捕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趙廣漢之治京兆精於吏職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𨥨兩之姦皆不能逃朱博之治琅琊嘗令屬縣各用豪傑為大吏一旦竊發縣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盡力有效必加厚賞以是豪強懾服韓延壽之治潁川置正五長相率以孝悌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姦人莫敢入界而吏無追捕之苦龔遂之治渤海移書勅屬縣罷捕逐之吏单車獨

行務以德化於是盜賊悉平此數子者可謂善治郡者矣方今之時其術亦有可用亦有可去者蓋彼時此時故也臣為陛下今日之計莫若明詔督責監司郡守使勤於王事常行舉察無以酒色昏其精神無以賄賂易其心志夙興夜寐常慚伏節死義盡忠犯難以報國恩仍乞明詔郡縣有驕兵惰卒窮困亡命者有累負重罪常赦不原者有閭巷惡少不齒於人者有困迫饑寒剽奪衣食者並許自陳革過自新不念舊惡仍仰州縣給

賞召募有願奮力勤王禦敵立功者集官詣射圃試閱擇有股肱勇力之人收録麾下當行禁約應副至期差使夫如是則舊染汚俗咸與維新人人自奮願以身報國況以此籠絡天下之豪傑皆為我用則嘯聚為盜者無有也臣竊見聖詔盡詔天下之兵臣知州縣之兵本不足以禦敵今又起而之它則其勢愈殺矣若不早用臣計一旦有豪傑奮發而起為之應者嬴糧影從鱗集瓦合攻城犯邑則守令不過提携妻孥逋藏草莽為自

全計而已誰肯為陛下守土者不若用臣之計則盜賊不作而國兵不乏守土者又得以安其身而盡忠竭節矣此臣願獻陛下四策也臣又聞當一方之重寄百里之命所以保守土地全活生靈邦之治亂民之存亡實有賴焉當其平居無事無桴鼓之虞無征伐之役享高爵厚祿處則華厦衣則錦繡躍駿馬而羅紅顏坐重茵而食列鼎高談潤視手揮指顧號令吏民則庸人懦夫亦可勝其任洎其遽有變故回惶失措不過嬰城拱手

坐待其斃甚者望風而竄伏矣曾不聞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與勁敵遇効死而不去者夫如是則生民何賴焉然則忠義之士卓然名節與秋霜烈日爭嚴使之當公家之任而能提孤兵守偏城臨大難而不奪其守者信難其人臣觀唐明皇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得人不為不盛一旦禄山叛逆哮噬無前河北二十四州之吏為賊誘引委靡從順者幾半逆為之計不陷於賊者獨顏真卿一人而已故玄宗喜謂左右曰朕不識

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使王師有進征之援者平原之守也繼而張廵許遠與城父令姚誾以數千疲苶之兵而抗百萬難制之賊孤寄一隅日戰數十挫賊之鋒鯁其喉牙使不得進而搏食江淮之地轉輸不絶其民不為塗炭者良以睢陽未下也此在當時亦未至於揚芳飛英角立傑出然一旦遇變乃能忠義奮發激昂天下之吏雖赴湯火冒矢石而有不可屈之大節載在方册章章不可掩使後世姦臣賊子尸位素飡者聞其風

莫不慙汗𦙶或太守縣令人人皆顔真卿張廵許遠姚闇輩則國勢何患乎不振也夫以方今人材之盛而臣乃敢昌言謂難其人者臣竊見曩者清溪寇起郡縣之吏懷印綬挈妻子而先去者比比皆是當時士庶咸謂不能守土之臣必遭誅戮以激貪懦既而交結權貴互相汲引巧為詞說文過飾非非特不正典刑又且悉與叙復故忠義之風不振而臣子無所矜式遂使夷狄交侵幾危社稷而河北守令罕與為敵者循前弊而已

假使當時方冦既擒不能守土者悉與誅戮則頑夫亷懦夫有立志敵人未必能深入若蹈無人之境也臣為今日計莫若明詔丁寧誥戒天下郡縣宜思患而預防之過此以往或有内陵外侮攻犯城邑而能禦敵自全者許擢用於朝而推恩於子孫如或不能保守復循舊風即與斬首以戒後來仍流竄其子孫於遠惡之地縱累經赦不許原罪則人人思効死而莫肯為逃遁自安之計矣此臣願獻陛下五策也臣又聞有常産者有常

心無常產者無常心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茍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矣臣伏覩聖詔許餘路忠義之士率衆勤王甚盛舉也然天下之民不能保其常心以臣觀之河北河東京畿不幸為强敵侵陵自當體國念家人自為戰聖詔許其聚徒結衆禦敵立功可也若施之於餘路則不可也何則民無常情約之以法刼之以威則規規然不敢自肆無以制之則若寘猿於木投魚於淵安能保其不恣其臣

觀今日應募而起者多豪橫之民浮家之宅而無所歸
一日雲集則號令貴乎有威統御貴乎有法左右前後
不紊其常旌旗行伍不汨其序然後擊之無敵散之不
亂而可以立武功也如使擒縱不得其人則變心生而
禍患作本以治亂反以致亂本以禦敵反以助敵安知
無奸雄投隙假勤王之名為叛逆之賊哉此無他餘路
安堵如故人物繁富倉廩實而府庫充豪橫之人制之
不得其術則見所可欲而爭端起矣臣近觀福建路發

募兵經過臨川統御無術遂爾作亂強刼婦女虜奪衣物破人家產而人莫敢誰何不過吞聲飲恨無所從訴臣始聞之不勝太息竊慮炎炎不已則遂為大患也幸而州府訪聞即嚴行禁約使後來者少挫其氣而不復肆陵侮臣為今日計莫若速降詔旨止絕餘路不許聚徒結衆所有已應募者仰同心協力共立邊功當有厚賞如復欲召募勇敢之人即仰州縣給賞自募閱試擇其堪用者録之仍即繩之以軍法無使復襲前弊臣觀

孫武一斬隊長之首而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患約束之不明申令之不熟也若以為天子巳下之令而不可中輟則又非所以安邦也臣觀兩漢英斷之主無出高祖酈生謀撓楚權欲復立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銷印刻印有同兒戲然其計足以安社稷無傷乎高祖知人之明也此臣願獻陛下六策也臣又聞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然以臣觀之則天下安

危將相皆在所注意況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權不分乃所以為社稷計也是以宣王承周衰之後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當時北有玁狁之難伐之不可後時必有嚴翼之人以共武服然後能勝雖有嚴翼之人無將以率之則勝亦未可必也故必有文武吉甫以為之將然後勝可必也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是也吉甫為將於外而内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而迪其心志則妨功害能之人至矣

妨功害能之人至則若吉甫者其身之不救何暇議勝敵哉故必有張仲孝友者在内然後吉甫得以致力於外以有功然則宣王所恃以收功者張仲孝友而已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是也竊以今日金人之患殆有過於宣王之時陛下欲成中興之大業則伐之尤不可後時朝廷大臣如張仲孝友者想不乏人然未識宣威沙漠以統王師者有文武之吉甫耶借使有之則為宰相者不識同心同德以輔王耳目而迪其心志有如宣王

之時耶臣觀吕太后時諸吕擅權欲刼少主危劉氏丞相陳平患之陸賈為平畫計曰社稷安危在兩君掌握之間爾君何不交懽太尉陳平於是與絳侯深相交結卒誅諸吕而漢祚不絶者陳平能用陸賈之計故也臣為今日計尤在選將擇相無輕付此柄而使之内外相和以濟國難則敵人無足慮以臣觀之如李綱者本無大過惡不宜置之閒散之地况綱之功業卓偉忠義奮發真社稷之臣天下之所樂從海内之所推稱者也闓

其譴謫雖閭里庸夫野老莫不咨嗟感憤以為國家不能用人也夫處之以將相之任則當取其大功而畧其小過臣聞綱在上皇朝京師暴水泛漲文武百僚皆備船筏為避水計獨綱奮然為上皇敷陳災異忠言苦口雖旋被譴責而甘心無怨既而後患果符其語陛下明斷擢綱於卿監之中而處之以樞要之職天下知朝廷得人矣既而金人勢迫羣臣有它幸之請獨綱毅然斷其不可於時朝廷大臣姻屬皆散而之四方甚若蔡京

父子蒙被渥恩莫與比隆一旦變起舉族逃遁無毫髮為社稷計者惟綱全室不動仍肯以身當戰之先故天下皆知此時微綱為之宰制則京師已為丘墟生民皆為魚肉矣其功豈小補哉今日豈可以用軍之小過而黜之於外是失天下之望也臣聞漢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起於豐沛六年而成帝業者蓋以其能知人而善用爾故嘗告於羣臣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以其能用三傑運籌幃幄決勝千里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吾

不如蕭何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臣以是知人各有所長用人者當量能授任使蕭何而為戰勝攻取之事必不能矣昔房琯自負天下為已任然一舉喪師遂不復振原琯以忠義自奮片言悟主以取宰相必有大過人者用違所長卒無成功後世所以惜之臣謂若綱者可鎮國家撫百姓安四夷者也至於用兵恐非所長然則今日之失非綱之罪也用綱者之罪也陛下謫之於散籍

是棄蕭何房琯也是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得無為金人快其私忿耶臣又慮朝廷之上六賊死黨尚有存者不然則白時中李邦彥之姍屬尚有大用者故陰為之陷穽吹毛求疵洗垢索瘢中含沙之射影而陛下未之察也使無是輩則幸甚脫或有之尤今日所宜急去也

臣聞王珪進見唐太宗有美人在側本廬江王姬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者乎珪因以郭公善善惡惡之事而諷之曰知廬江之亡而姬尚

在正所謂知惡而不去也臣即此以見陛下知綱而不能用是亦郭公之善善也知六賊之朋黨而不能去是亦太宗納廬江王姬也朝廷進見之臣不識有能如王珪之諷諫者耶臣為今日計莫若速降詔旨復綱舊職則朝野同歡矣此臣願獻陛下七策也臣又聞安邊禦戎之術在於擇良將選精兵求辯士尊謀主四者並用而不偏廢然後可以興大事也穰苴斬莊賈而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

君泜水上者得良將也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馬李靖將輕兵至丹陽而輔公祏擒者得精兵也陸賈使南越尉佗箕踞能使之去黄屋而稱臣韓愈入鎮州而牛元翼潰圍而去王廷湊不追者得辯士也釋李左車之縛而師之遂收燕齊用侯君集之策而攻之遂降智畞者得謀主也臣嘗患世之論兵者徒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修器械觀形勢推風角鳥舌雲祲孤虚之法而已至於辯士謀主則略而不

論正所謂知用兵而未知所以用之之術也臣伏覩臣僚上言謂今日邊患方熾殊乏虎臣天下之大未必無其人欲乞明詔州縣有拳勇股肱之力傑出於衆者及有兵謀武藝才堪為將者俾以名聞擢而用之甚盛舉也然以臣觀之未甚盡善何則自將而言之固不以一概論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又豈特有拳勇股肱之力兵謀之人然後可以為將哉斬蛟長橋刺虎南山走有追風之逸射有貫虱之妙被堅執銳所

向無前攻城破陣所至先服者特可以將一軍而已干變萬化神出鬼沒或縱之而後擒或以負而為勝測之而益深運之而無方若金在鎔惟冶者之所鑄若泥處埏惟陶者之所埴所攻輒破所擊輒取無往而不利者一國之將也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拯民於水火之中躋民於仁壽之域致壺漿以迎王師而人惟恐居後者天下之將也又豈特恃其股肱之力武藝之精而然哉古人固有不持尺刃不操寸戈而能却百萬之師以

至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釁者在於臨幾果料敵明運以籌策而已又況用人以安天下不專以文辭取不可以家世論當考其行實究其才能如何耳故季布遭髠鉗而有名將之稱婁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固蕭曹起於刀筆吏英衛起於罪亡之餘酈食其乃監門狂生樊噲特鼓刀僕御班超一腐儒耳薛仁貴特田家子耳一旦依日月之末光皆能勒功帝籍振名後世借使漢唐之君不能用之則數子者亦湮没於無聞矣軍法曰使

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要取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使人能收其長而棄其短則將帥何患乎乏人也以臣觀今日募兵之衆則精兵不患乏人然臣竊疑良將辯士謀主未必多多益辦也且如仁宗皇帝時富弼却契丹割地之請是亦辯士之功也臣竊意金人雖強悍如此然為之主者又豈無大畧哉亦必知世道之安危識國運之盛衰萬一得辯士如儀秦之流圓機不礙能掉寸舌縱横議論俾獨馳一介

之使喻之以禍福之機陳之以利害之大講隣國之好而啟之援信使之証而誘之使之動心駭聽彼未必不一言悔悟復守舊約而不復取我疆土也臣為今日計廣詔京畿諸路士庶有學足以該古今識足以貫天人才足以供倚馬之求辯足以破傾河之論壓之以威而益進恐之以死而愈新一人而兼得斯數者仰州縣審實保明解發赴闕又乞詔天下有雄才大略能晝安邊之策能知用兵之權守邊可以賢於長城戰勝可謂國

士無雙者並仰州縣審實解發陛下親策於庭量才授職試其所長則良將辯士謀主一舉而兼得之何憂乎虎臣之乏也方今邊患日熾正廣收人物以備驅策之時無以臣言為狂妄也此臣願獻陛下八策也臣又聞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矣臣以是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國之所以廢興存亡

特在於得民與不得民之間耳傳所言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天下者是也臣竊觀天下之民似有離心葢自太上皇臨御之日奸臣擅權蠹賊滋甚假奉上之名而割民之脂膏託崇道之勢而奪民之産業因花石之微而驅民於困厄之地緣名字之諱而擠民於罪亡之餘天下士庶陰懷怨恨之氣抑鬱而不敢吐上違天心下乖民和故頃者方寇竊發民樂其禍而有何獨後我之嘆則民心之離也久矣非一朝一夕之故

其所由來者漸矣幸賴祖宗遺德餘烈尚有存者故紀綱未至於大壞去年春金人入境國勢幾危若非上皇明斷禪位陛下使人心懷宋則天下已非國家有矣何則黎元赤子皆知陛下在儲宫時恭儉仁孝之名聞於遠邇故即位之初閭里相賀知天下可指日安也既而悉誅六賊天下又復相賀慶謂陛下能除民之害真安邦定國之主是知民心固樂從也比者聖詔起兵國家太平日久頒白之老不聞金鼓之聲一旦干戈擾攘黎元

固已動心而駭目加之無識兇徒簧鼓不根之語謂國家敗兵既數將下詔民間三丁選一以為用智者知其流言陛下必不為此奈流俗易於揺惑雖家置長喙人為說鈐亦未能決其疑臣恐此語一煽民心不無揺動甚者預為生離之憂則求其安堵不動不可得矣此蓋流言者之罪然亦國家募兵有以致其疑也臣愚欲乞陛下速降詔旨安撫天下明斷此意使解其惑以結民心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為子孫萬世無疆之休仍乞

天下所發遣募民見在京畿諸路屯聚禦敵者俟金人旋師之日命將帥出厚賞以募有願住者乞留守京畿以防後患仍約以歸期其不願留者悉遣之若抑而留之又致變矣陛下如其吝賞給惜供餽不招軍以控扼邊陲則臣心知邊境騷擾無時而已異時復下詔募兵則東南之民其力疲矣其財耗矣豈能保其必勝哉乃天下所發至募兵所以忘身而犯難者不過希賞賜而已借使金人已寧而遣之歸有功者固當厚賞無功者

亦勞其來一則懷之使無異心二則誘之可以再用實良策也茲數者皆欲陛下結民心以長有天下而已此臣願獻陛下九策也臣又聞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不使之偏歸於公家亦不使之偏入於私室惟其適平而已省賦斂輕徭役者雖先王之善政然國家有夷狄之難將欲養兵而禦戎則其實不過以安百姓而已雖斂財於民為募兵之賞下亦無怨言也第不可以取傷廉而已臣近覩詔下募兵諸路多科於民使百姓所費

不貲而烏合之衆又不足以立事至於忠義之士能率強勇之人以徇國家之急則官府無錢以給餽餉聚而復散者有之以臣愚計竊謂萬一邊患未寧再欲募兵則不若以税額量情均科錢以助國用其有官之家並不蠲免則所斂薄而均百姓皆樂而從之取之雖微而聚之即多州縣預貸官錢募勇敢之人以勤王事則武足以禦敵矣所斂之錢存其三之一以募兵而守城餘者悉為起兵之費甚盡善也臣嘗以是徧詢於鄉老士

庶皆善其計以是知民情之樂從也臣又慮兵餽不給則臣有策於此可使不損於民不害於公令下之日諸路軍儲霈然有餘矣所謂策者何也臣謂天下所納米以造酒者不過欲市利而已為今日計者莫若速降詔旨罷賣官酒許州縣之民投狀名保均分酒課任自造賣仍委局務者日計其利無使虧折應諸路所入米悉以充兵餽則榷酤不勞而軍儲可給矣其策豈不良哉此臣願獻陛下十策也臣於十策之外又有三事亦今

日之不可緩者試昧死為陛下陳之聞之書曰左不攻於左汝不共命右不攻於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臣以是知古者王師之出有不用命而勝敵必戮而不赦況望風降伏者其罪宜如何哉臣竊聞比者三軍臨陣將士或有背命遂爾降敵臣愚欲乞陛下明詔撫懷軍情使各奮其勇仍有降敵者悉戮之則軍勢振矣此其一說也臣又聞明君賢相所以動而勝人成功於衆者多

用間術故兵家之策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故三軍之事情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臣竊意金人強悍儻或未可以力勝則不若用死間之術而滅之臣身雖不長六尺而智雄萬夫辯雖未足以方儀秦亦可謂圓機而不礙者也臣以忠義自奮何惜一身為陛下用此

術以掃蕩敵人而安我社稷耶方今將帥如其已有良策滅之則生民之幸也萬一未有其計則伏願朝廷借臣一介之使遣臣見金主而說之臣自有策能使金人倒戈卷甲不復侵侮如欲空其王廷則臣亦願以死間伏願朝廷俟其有弛心而無備則遣良將領精兵以殲之臣雖遭咼鑊能以一身破强悍之敵而安我宋二百年之社稷使萬世之下奸臣賊子誦臣之名莫不掩卷而慙嘆則臣雖死猶生也伏願陛下明斷而决行之無謂

臣韋布之賤不能立此功也古語有之曰猛虎之猶豫不如蠭蠆之致螫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取其能必行之臣前所謂使韓信李靖惜酈生之烹憐唐儉之死小有所不忍則不能成大功者正此謂也此臣所欲言者二也臣又聞陰陽家流有三奇八門之術天子庶人之式足以自利足以厭人揚兵九天之上尸敵千里之遠天神地祇皆為我用則取勝之大要也今何苦而不用哉精此術者毋有其人陛下求之未切爾臣願

下明詔如求賢之急必得此輩以濟大事天下幸甚此臣所欲言者三也臣聞馬周以草茅一介之士為唐條陳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愛而擢用以佐明聖不膠漆而固恨相得之晚非王佐才疇能及此蕭銑據江陵屢戰不克李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軍以委馬師至夷陵蕭銑遂行臣以鯫生恭誦聖詔曰每聞邊報痛切朕心臣是以感激自奮願以身報國故昧死獻十策臣無王佐之才非敢望若馬周之擢用特願

用臣狂計以取金人之疆土掃蕩邊塵復祖宗之規模庶幾不愧李靖獻策以圖蕭銑則臣雖以直言犯逆鱗自取誅戮亦没齒無怨言然臣所陳特今日之急務至於朝廷之闕失政令之僻違甚有可言者臣以陛下方今有北顧之憂故且置而勿論臣又竊聞學古入官挾策登第者平居貪位慕禄惟恐居後竊竊然常有不滿意一旦國家有變雖捐軀以報尚何所惜奈何風俗衰薄忠義陵遲故有官君子方且酣暢自適恬不以社稷

為念甚至赴闕注調者纔聞變起不參部而歸者有之及京畿而反者有之其間有能奮身為國者幾何人共間或有之則羣聚而笑指以為狂生臣聞其語忿氣拂膺恨無上方斬馬劍以斷其腰領臣恐此風一扇天下靡靡入於衰敗故願以死間之術為陛下安天下之民庶幾少植忠誼以振頹風仍不避斧鉞之誅敢獻此書於朝廷也伏願陛下函容之德天高地厚憐臣愚忠恕臣狂斐以來忠直之言以激衰敗之俗則萬世之幸也

儻或以臣言無足採而又以草茅之賤上玷聖聰下觸
權臣必欲置之死則臣亦甘心焉臣無任瞻天望聖俯
伏待罪之至臣激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昧死謹言

歐陽修撰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歐陽修撰集卷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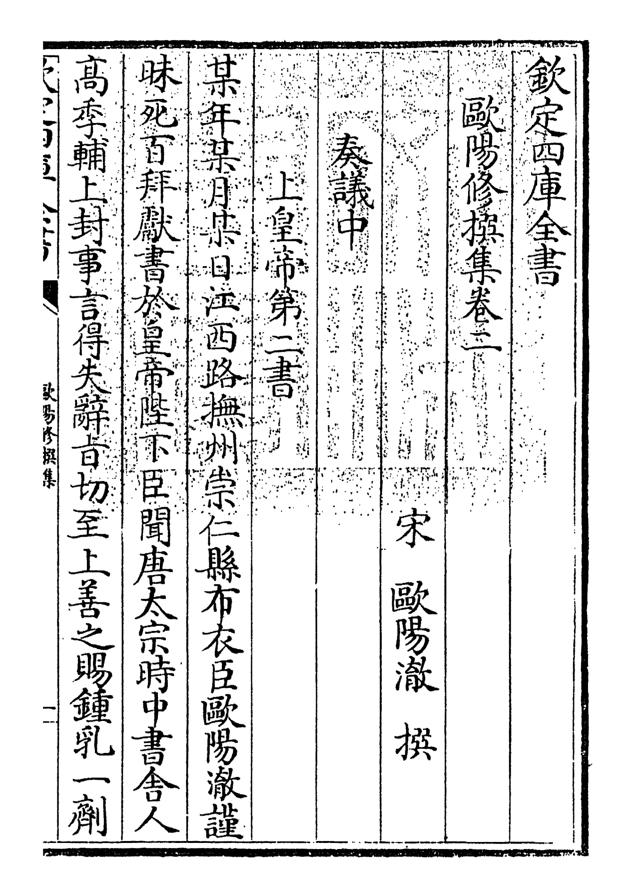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金特



歐陽修撰集卷二

宋　歐陽澈　撰

奏議中

上皇帝第二書

某年某月某日江西路撫州崇仁縣布衣臣歐陽澈謹昧死百拜獻書於皇帝陛下臣聞唐太宗時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事言得失辭旨切至上善之賜鍾乳一劑

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臣以是知太宗除隋之亂致治之美貞觀之風高邁唐室者以其能聽藥石之言故也臣伏讀聖詔曰惟藥石是求竊知陛下盛德函容廣求諫諍直欲明四目達四聰與虞舜異世而同軌天下忠臣誼士能以骨鯁之言上干天聽必蒙其藥石之報矣臣以是狂妄昧死忘其微賤於聖詔起兵之日條陳安邊禦戎十策撰成萬言書一封陳乞所部為奏朝廷臣之本意非有它望實欲奮身報國願效馬革

褒尸以立忠誼之名於天下庶使保位持禄輩聞風而慙汗適丁遞使不通州府未許發奏臣於是退處逆旅棲遟無憀自恨胷中雖有忠誼之氣抑鬱而不達一旦餓死溝壑而名不聞則與草木俱腐與其飲恨而死於逢蒿之間孰若抗直節而死於斧鉞之下於是復採朝廷之闕失政令之乖違可以為保邦御俗之方可以去蠹國殘民之賊者共十一事再撰一書乞併為奏達臣言狂直然皆當世切要仍得於輿議非特一己之私見伏

願陛下明斷而必行則天下風俗尚可追復祖宗之時倘或以臣為無補於世則臣甘心就誅戮第恐天下衰敗而不復振矣惟陛下留神省察則生民之幸也臣聞為天子者貴乎聰明神武決於聽斷見善明用心剛不牵制於權臣則天下雖大四海雖遠可運用於股掌之上矣臣伏覩陛下不崇飾恩倖不聽任奸臣不輕爵禄不濫賜予不奪民居以營燕游之地不竭民力以廣無用之費罷不急之務擢忠義之臣杜恱耳之邪説聽苦

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則聖德高妙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倫擬觀其初即位慨然睿斷選用忠良志平僭叛悉誅六賊以謝天下則太平之治似可指日而待豈意金人復稱干戈使黎元被害國本動摇辱莫甚於今日臣竊知其所自矣臣聞陛下自誅六賊之後英斷不及前日既而朝臣擅權言路復塞忠言嘉謨不聞於上故朔方初寧恬不為備既失信於敵人知其必為患於中國而不能為防禦之術宜乎兵端四起莽然

失措始募天下之兵以禦之則後時矣陛下若欲大有為於天下以成中興之業則當效漢武帝以雄才大略自任疇咨海内舉其俊茂共圖治功又當效漢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使吏稱其職民安其生則功業顯著帝祚無窮矣今也徒能為文景之恭儉雖可以為天下先然服三浣之衣不能却百萬之敵可為持盈守成之君非興衰撥亂之主臣願陛下以古為鑑乾剛果斷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庶使祖宗社稷不危於他

人之手則萬世之幸也此臣所欲言者一也臣又聞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材之為難觀唐太宗委任大臣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故人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下逮開元之間明皇勵精求治元老故舊動所尊憚故姚崇宋璟亦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巳成則將大有為之君必委任股肱之臣然後能圖維天下之治臣竊見陛下擢用大臣任之雖重而委之不專故腹心之寄耳目之託易於動揺難以成功諺言一

投其隙雖社稷之臣亦忘大功而譎小過則天下失望而國威不立矣臣愚欲乞陛下選用近侍必精鑑而博採之如其可大用則任之勿貳若成湯之於伊尹委之阿衡而無疑若高宗之於傅說擢之版築而無間言必從諫必聽都俞賡歌於一堂之上使風化行乎萬里之遠則臣將見帝堯在上夔龍為相炳然與三代同風矣此臣所欲言者二也臣又聞諸葛亮之為相也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

善無微而不取惡無纖而不貶則天下平矣臣竊見朝廷大臣薦黜人材皆不取天下之公議用之不過酬私恩謫之不過快私忿非謂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如是則賞不以德而罰不以罪殆有甚於上皇之時將何以厭民望哉臣愚欲乞陛下嚴降詔旨革絕此弊凡大臣有所升黜必詢於臺諫之臣決其可否宰相曰可臺諫曰不可宰相曰是臺諫曰非則召館閣之臣而問之僉曰可然後用僉曰否然後去庶幾

用舍合天下之公議則忠言日聞於朝民情不屈於下矣昔天寶之季嬖倖傾國爵以情受賞以寵加綱紀於是大壞可不戒共此臣所欲言者三也臣又聞黄霸之材長於治郡及其為丞相則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裴頠拙於用長荀勉工於用短則人之才能各有所宜古之用人者論德而定位量能而授職甚若蘧篨蒙璆戚施直鎛聾者司視瞽者司聽雖小有所用尚且不違其所長矧夫欲任之以經營

天下者耶臣竊聞耿南仲特能作章句儒貫綜墳典為書癡經醉而已至於臨機應變則智不足與有明識不足與有斷其道德雖可尊而謀猷不足採必不能度長慮遠以立大功其於謀王體斷國論決非所長臣聞其妬賢嫉能懼人之軋已則已非社稷之臣者也陛下不忘其師傅之恩則富貴之可也眷予之可也使之擅天下之權而與國家之大計則不可也臣愚欲乞陛下處之以講讀之職使論道經邦迪王耳目而已無以儲宮

之私恩而壞祖宗之社稷臣嘗觀蕭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為儒宗真社稷臣也藉師傅之恩而歷位將相親昵無間及其謀泄隙開讒邪遇之尚為石顯所譖竟飲鴆自殺况南仲智謀不及望之遠甚徒以文墨而位羣臣之上臣恐陛下本以報之反所以害之也此臣所欲言者四也臣又聞忠臣者社稷之衛故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汲黯在朝而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而諸侯息兵則一士而止百

萬之師一賢而制千里之難在古固有之方今朝廷之上亦不乏其人陛下尤不可輕用慮失生民之望也觀夫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則輕去大臣是中其反間也是速我後患也臣竊聞李綱首建征伐之議聶昌多秉帷幄之權則二人者元勲碩德文武兼備使常叅廟堂之機必能使敵人畏威而銷伏然則社稷安危實在二人之掌握金人視之不啻讐敵觀其用心亦不過欲與民共休戚與國同榮辱而已其去就

豈不係天下之輕重哉今也綱以小過而謫之散籍昌以奉使而寘之北庭是快金人私忿也是墮金人計中也臣恐鄰國得以此窺陛下矣臣聞之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而退孔子宋任冉子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訣而二國已危則衆口爍金積毁銷骨信有是理臣以是知李綱之黜朝廷大臣必有陰為之譖者不然何遽至於是耶陛下宜熟察之臣前書固嘗縷陳其詳於此又申言之誠為國

家惜此人故也臣願陛下過此以往無輕用大臣方今
濟濟多士百僚師師豈無一人德望之重智謀之多堪
任遣使者何若以聶昌為此行其尤為陛下惜也昔裴
度逢時艱危而能奮命決策横身討賊為中興忠臣當
元和長慶間亂臣賊子蓄縮喪氣憚度之威稜時有使
絶域者四夷君長必問度之年齒幾何狀貌孰似天子
用否其威名播於遠俗為華夷畏服也如是出入中外
以身繫國之安危為之輕重者二十年凡將相無賢不

肖皆推度為首臣謂若昌者正今日之裴度也其出處繫國之安危則敵人聞風而慴服陛下當引置帷幄使諷議左右震威華夷以定中國可也豈宜遣之於外哉此臣所欲言者五也臣又聞昔蕭銑據江陵李靖為行軍總管軍政委焉武德四年八月大閲兵夔州時秋濤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霆不及掩耳不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臣

以是知三軍之出能掩其不備則萬全之策臣聞金人懼刼必退師而請和臣願於此時乘其有怠心借朝廷一介之使遣臣奉咫尺之書往見金主而議和親臣必能口伐敵人使之弛廢而不為備伏願朝廷簡卒練兵遣良將統制乘其隙而覆滅之必得所欲無謂肅王為質張邦昌未還遂猶豫而不行小不忍則必致大亂無謂臣韋布之賤不能立此功昔毛遂以三寸之舌强於百萬之師定從於楚而使趙重於九鼎當其未用亦若囊

中之錐及其既用則穎脫而出矣萬一用臣狂計必能卻強敵而安中國則臣與邦昌固不惜一死以報國恩雖肅王亦何足惜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歟此臣所欲言者六也臣又聞古語有之曰嚖嚖者易慮默默者可防故涓涓不塞將成江河一葉不伐將尋斧柯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則無水難丈人之謹火也塗其隙則無火患皆貴其防之微而杜之漸也古語又曰欲斷不斷反

受其亂蓋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遒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擔石之儲者無卿相之位則計誠知之而弗敢決行者百事之禍也臣竊觀六賊既誅其子孫雖以罪譴而羈留四方然實為大患也臣觀比者金人來侵童貫麾下當時勝捷兵反乘勢作亂者數矣此亦將帥非人不能撫御使之懷畏故至此禍然亦貫之黨類尚未夷滅而為亂之招也蓋六賊門人碁布星列於天下者皆强藩悍將懷私恩而視國為讐敵者

有之幸災樂禍而欲快私忿者有之反為内應而與賊同謀者有之甚者陰懷叛逆欲與子孫連衡而起以刷乃祖乃父之恥者有之嗚呼當時六賊黨與之爵祿者皆國家之賜予今日反歸恩於私室而忘君父之大義臣子之心果安在哉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則殺之猶雀鼠可也尚何所惜若不正典刑以行誅戮則國存亡未可保也臣愚欲乞陛下睿斷應六賊子孫悉與殲滅仍乞籍記

其當時死黨如鄧珣范致虚薛昂之流不許典名藩掌兵權庶幾變不生也其暴惡已章如前日蔡州之倅帶番人入城者即與斬首以謝天下仍乞滅族以絶後患臣觀頃者張懷素與吳儲等謀反為范寥所告開封府制勘懷素等供言蔡京亦嘗與謀是時開封府尹林攄并御史中丞余深實主其事二人乃京死黨力為掩覆凡文款及京者必盡焚毀京遂幸免其後京擢攄深於宰執者皆報其恩也臣謂若攄深之流亦國之賊懷私

恩而背君父其罪莫大焉况不發京之惡則是與之同謀也今日亦當明告其惡梟首於市庶使奸臣賊子望風畏憚潛銷於冥冥之中也臣又聞崇寧間蔡京專權跋扈壞亂綱紀而人莫敢誰何於時臺諫之官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等乃能抗章數十論列其罪惡瓘等即被罪謫飲恨而死者多矣所存者惟何昌言一人也今日陛下雖能用之不過處之工部而已非所以旌忠直之言而為臺諫之表也臣愚欲乞陛下擢之近

侍以賞其直庶使朝廷忠誼之臣肯抗章鯁切指摘權臣之失也今夫聖人有先見之明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皆能圖患於未然臺諫之章有議權臣之失者彼必熟思審察然後敢聞天聽其言必有益於國家非為身謀也臣願陛下每覽奏章曲加省察無以臺諫之言為輕也臣竊聞聶昌頃時亦嘗疏蔡京之失知其必致大亂上皇不加睿斷便行竄謫及御製鳴鑾堂記反指昌為小人意其離間君臣之義既而京罪惡暴露窺伺神

器動揺國本上皇悔悟擢昌於謫籍者豈非思其言之
當耶借使上皇英斷早從昌言竄謫京於散地委昌於
樞要之職使振領綱紀厲精威訓嚴敎邊備廣收熊羆
之使以振虎賁之旅則國必不辱於敵人矣臣言輕不
足以取信於陛下然臣所乞殲夷六賊之後及乞誅蔡
氏死黨林攄余深輩者葢臣竊意梁師成王黼李彦蔡
京童貫朱勔當時勢傾天下隂結黨與誓生死不相背
負不滅其子孫則死黨尚有異謀死黨既有異謀則朝

廷不能無患陛下為社稷計為生民憂則螻蟻輩何足惜若不速於誅戮則朝廷萬一掣肘誰肯為陛下奮身者也誰肯赤心以圖國家之大事耶臣所謂默默者可防正指此也又所謂欲斷不斷反受其亂亦指此也臣願陛下大明誅賞以示天下無猶豫而不決無濡滯而不行禍如已迫悔之何及然臣書既達天聽必有大臣為六賊子孫鑽皮出羽而為之掩覆者棄短取長而為之引援者陛下亦必狐疑猶豫以臣之言為狂妄以大

臣之計為可信臣知此而必欲獻其説者忠義之氣不可遏也陛下能用臣計悉與殲滅則祖宗有靈而社稷有福為大臣誤不用臣言則誠恐他日禍起陛下思臣之言又復若思种師道勸滅金人餘黨而不從其計矣機不可失願陛下裁之觀夫蝮之螫人也螫指則斷指螫臂則斷臂所以去小而全大也陛下若欲長有天下宜取法於此此臣所欲言者七也臣又聞諸路監司本以澄清天下之吏而為天子耳目之官其實欲革貪暴

而進明良去奸雄而取忠義奈何擢用非人比年以來奸贓狼籍自不廉潔者每每有之凡所按臨因緣為奸賄賂公行以曲為直徒有舉察之名適滋擾攘之患甚至其所舉保則闒茸之職朝廷法意本欲選用賢能分職率屬聯事合治良法美意非不善也奈何積弊既久習以成風或以賂進或以勢取挾親婣者有之沿恩倖者有之故其所舉多不稱職真賢實能反沈沒下僚不與收錄臣愚欲乞應選諸路監司宰相不得自專臺諫

之臣許辯論其當否必得剛明果斷之士以膺此職則天下無患乎不平也應監司受職之日願陛下召而面遣叮嚀告戒使無曠爾官則人人思效死以報國矣仍乞立法禁絶其出接州縣無以頃時受官吏裒聚金銀出界迎接先次交與謂之常例所有歲舉之官亦乞嚴行賞罰令審實其才能因其所長而舉之一不稱職則貶其謬舉之罪而不恕如是則内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以公議取人而鬻舉狀者無有也臣聞之書曰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詩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古之賢君其用人也升降有法功罪各得其真故為人所保為人所保故帝祚綿遠也今陛下選舉之法非不善臣輒以為不公奉行者非其人也陛下若能大明賞罰以懲斯弊則天下幸甚今監司徒知舉官而已未聞某人因某罪而黜之縱有因而發擿者不過遊交結權貴致一言之助則又復遷緩而不行故使州縣之官不遵箴誡肆意貪暴恬不知恥者為其無黜責之罪故也臣愚欲乞陛

下嚴勑諸路監司歲限發擿部下奸贓者幾員仍要事迹暴白僉議允當然後許奏若因讐隙而擠陷者反坐其罪仍乞遴選臺諫公直之官埋輪如張綱者每路以一人為觀察使歲令兩行巡察監司守令有受賄挾私而舉官者有奸贓罔民而枉法者有濫濁而不修身檢者有怠惰而不勤王事者悉令密奏朝廷嚴行竄謫應民有大屈抑許實封投狀於觀察使附遞以聞仰禁約使臣所歷州縣除飲食之外不許受燕不許買物不許

私謁如違禁令及挾勢而殘民若頃時廉訪之出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則許監司糾察申奏亦當黜謫仍乞諸路歲換一人慮其久則奸生詐起有功而無過者別與旌賞如是則有官君子莫不砥節礪行嶄自標榜以拔流俗矣此臣所欲言者八也臣竊觀守令非人民受荼苦比年以來此風尤甚孱懦少斷無幹局之譽貪饕不廉賊民之脂膏者易地皆然甚者注調京闕即尋部下富商巨賈預貸金以為費俟到任而償者有之養俠客

於門以訓義方為名陰令搜求賄賂於外者有之故或下車未逾數月收拾金帛製造器皿已擬豪右酣酒嗜音夜以繼日惟恨腹隘而不能恣口於飲力憊而不能肆情於色至於聽訟理民則偃蹇而不暇故有屈抑無所從訴或本欲訴冤反受罪責者多矣良民士子周身術淺不幸罹於憲網讐敵者又從而賄賂有司下石傾擠或陰殺於獄或以枉為直者比比皆是東南之民痛入骨髓造怨無窮者良由守令不得其人也嗚呼聲和

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應矣今日金人之禍未必不原於此以臣觀之守令雖多求其能盡忠竭節宣布詔令求民之瘼以聞於上推君之澤以被於下者千百無一焉如是而欲郡縣之治不亦難乎陛下久處東宮知民事之艱難守令之弊必稔聞而熟講之自即位之日天下欣戴自謂前弊可以頓革夫何日甚一日守令奸贓殆有過於曩時此亦陛下不能明於聽斷以發擿伏奸故也臣愚欲乞陛下厲精為治躬覽萬

機專委監司發擿諸路州縣之官有奸贓汚辱之甚者考覈其實誅戮數人以激貪懦所謂懲一以戒百者此也又乞戒勅吏部注差縣令不以資格必審實其才能長於作邑者然後授之痛懲銓選受賂之弊葢比年吏部注差無非賄賂其源既不清則其流必濁矣仍許臺閣之臣歲舉堪試縣令者幾人則令尹無患乎乏人矣應拜刺史則許臺閣連章薦擢亦不論資格第欲得廉潔明斷公直無私者以表率一州而巳仍乞陛下每授

千里之寄必召見試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副者罷之則太守可以得人矣昔漢宣帝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則太守之職尤不可輕臣愚又欲乞陛下審察應太守功勤既著治聲卓偉者宜加旌賞或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以封侯公卿有闕則擢而用之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則行之固有素矣觀夫第五倫擢自蜀

郡而為司空虞延自南陽太守入而為太尉劉寵自會稽太守罷歸八居九列四登三事則郡守入而為三公者有之朱邑守北海以治行第一入而為大司農名信臣守河南數增秩賜金名為少府列於九卿韓稜守南陽政號嚴平入而為太僕則郡守入而為九卿者有之陛下舉而用之其策豈不良哉縣既得人則貳邑之佐無患乎不公也太守既得人則貳郡之倅無患乎不明也郡縣之治可立而待矣此臣所欲言者九也臣竊觀

入仕之源太濁故天下冗官散職紛紛藉藉蠹國賊民莫此為甚陛下若欲立太平之基以復祖宗之治則當惜名器而清品流如任子則世祿以賞有功鬻爵即輸財以濟國用二者皆欲罷而不能至於流外奏名權局三者皆非國家久長之策何苦而不罷耶今夫奸胥猾吏舞文玩法竊弄威權欺逼良民當其平居運謀籌算不過欲枉尋直尺以窺財利而已及其晚節反授之以職使涖官臨民則貪暴殘賊有過於平時矣豈能為民

之利共流外胡為而不罷也布韋之士當妙年取高第則欲致君澤民立功名於當世故能自重其威權然一有所溺尚且不惜名節而肆為不檢矧夫桑榆晩景得薄禄小官其志豈有遠大之望共不過問舍求田規規為子孫計而已志不出乎此則苟可以趨利者無不為也故凡奏名之官歴任未久遽能致富者不可勝數臣愚欲乞應奏名者例與文學之職以報稽古之勤不許莅官以去其蠹民之害見在任者並放罷及諸路官司

有闕監司得授權局此尤不利於國家蓋一官纔闕紛然交爭或鬻爵而未補官者或授差而未交代者或世祿而閑居者延頸舉踵窺伺有闕則掃門求見望塵雅拜而乞憐者有之持金以賂監司而求者有之市書於權門而求者有之如是則所費已不貲矣設心措意宜何如哉非有志於爲國而理民其實欲借勢而殘賊耳臣愚欲乞陛下嚴行止絕諸路權局應有官闕即急申部注差以補之如補官未到則許同僚兼管應見權局

者並放罷則冗官可去仕路可清奸贓之風亦於焉熄矣此臣所欲言者十也臣又覩比者屢頒詔旨停罷諸般科需此又見陛下憐憫編氓日淪凋瘵恩至渥也然近自軍興而安撫經制司每責辦於州縣勢亦不得不然故或金銀或紬絹或錢米或夫馬或起發應副或存留準備不一端而足竊見諸州縣多以五等簿籍案之又類責辦於上三等人户吏胥追呼動以軍期急速為言甚者半夜打門左手示引而右手索物曾不旋踵

也假使上三等中皆富足温裕之家則猶云可也其間困於供輸昔富而今貧不得脫去等第者無慮三之一故方是時雖欲賣妻鬻子以應之而迫於晷限不遑也況科目既繁且源源而不絕計無所出遂至棄去房廬逃亡離散可為流涕如東南土薄視他路為多貧去金人為甚遠敵兵初不能撓而民已不克安堵古語有云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此類是也臣深究其弊皆緣產去而稅存者多故也或居城邑則有產業售盡戶括

稅錢隨以除矣其所以不得脫去於等第者三歲推排營運錢之法行之者非其人故也且推排本法每三歲會人户於州俾共指證之曰今某家富某家貧計其升降而增損之各不許過分焉奈何比年奉行之官徒懼減失和買課額於是欲增可也欲損不可也觀夫甲實貧而無所營運矣猶未從銷退必待乙之富者樂與之承替而後可然法意初不爾今一州萬一可增者百人而可損者或倍之則半是虚存之人矣其或窶乏之輩

直指一豪民而訟之則彼恃賄賂公行請託勢要不可
與爲敵過此以往又遲三歲矣三歲之間其科需不知
其幾端而三歲之後又安保其不復如是耶以是雖均
謂之上三等而無其實者多矣至於四等五等有蓄財
殷實素無差役科紐者乃恬不知憂使親見者不平之
氣爲之拂膺臣伏願陛下速降詔旨俾見今凡差役科
需不得拘守舊籍可先勾集逐鄉坊五等人户於縣使
衆議供析本界有實富實貧者而籍之以備差科不限

見存等次庶幾得其當而屈抑流逋之民將鳩類集族還土著矣待其推排之年有果可銷退者即與降等不必須有承替之人雖減少舊額過分官吏無罪夫惟銷退無難則承受者亦不憚矣臣伏願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竊見曩者議臣言事多以利國為主而有害民者則畧而不卹臣獨以為非是大抵無利於國亦未必有害至於有害於民則非徒無利焉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又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今橫目黔

首乃膏流節離號呼騰蹈矣謂邦國何臣謂與其失人心孰若失和買之為少也此臣所欲言者十一也臣聞之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臣今日所論之事其言雖荒唐繆悠不足以取重于世然搜羅天下利病幾過半矣可以箴朝廷之膏肓去國家之殘蠹以全活生靈也陛下若不從而不改則臣徒勞辭說耳徒費紙札耳孰若鉗口結舌以全身遠害哉臣非不知忠言苦鯁必犯天威罪不容誅然臣所以甘心而為此者誠恐

朝廷之官持祿保位畏憚權臣而不敢言耳陛下若能用臣狂計以安天下則臣雖蒙市朝誅戮亦所願也干瀆宸聰惶恐無地伏惟陛下矜憐之臣無任瞻天望聖俯伏待罪之至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歐陽修撰集卷二